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中華書局

《經典釋文》異讀之音義規律探蹟

——以幫組和來母字爲例

王月婷 著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中華書局

《經典釋文》異讀之音義規律探賾

——以幫組和來母字爲例

王月婷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經典釋文》異讀之音義規律探蹟 / 王月婷著.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12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8356 - 9

I. 經… II. 王… III. 經典釋文 - 語音 - 研究
IV. H1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2011)第 234744 號

書 名 《經典釋文》異讀之音義規律探蹟

著 者 王月婷

叢書名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21¼ 插頁 2 字數 33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8356 - 9

定 價 68.00 元

“漢語史研究叢書”總序

浙江大學的漢語史研究中心是1999年成立的,已經近十年了,而可追溯的漢語史研究的歷史則相當久遠。中心的大部分成員1998年以前屬於杭州大學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而古漢語研究一直是杭大中文系的優長學科,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杭州大學中文系的前身是之江大學文理學院國文系(1920年成立)和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國文系(1928年成立)。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學者張相、馬敘倫、任銘善、蔣禮鴻等先生先後在兩校任教,開創了我校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領域,筭路藍縷,功不可沒。

1952年,由浙江大學分出的師範學院、文學院和理學院的一部分與之江大學文理學院合併,組建了浙江師範學院。1958年,浙江師範學院與新成立的杭州大學合併,定名為杭州大學。1961年,在中國科學院浙江分院語言文學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聚集了一批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各擅勝場,成果迭出,如姜亮夫《屈原賦校注》、《楚辭通故》,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義府續貂》,蔣禮鴻、任銘善《古漢語通論》等,都是名聞遐邇的力作,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隨着“文革”的結束,學術事業中興,杭州大學中文系的漢語史研究興旺發達,生機勃勃。老一輩學者姜亮夫、蔣禮鴻先生等老當益壯,中青年學者郭在貽教授等脫穎而出,在楚辭學、敦煌語言文字學、俗語詞研究等領域成就斐然,享譽海內外。1986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增設杭州大學漢語史專業為博士點,蔣禮鴻和郭在貽兩位先生被評定為博士生導師。此後,祝鴻熹、黃金貴教授相繼增列為博士生導師,一批年輕的博士先後加盟。漢語史研究成為杭州大學最具特色的學科之一,人才濟濟。姜、蔣、郭等前輩學者不僅自己辛勤耕耘,成果豐碩,在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也承擔了教書育人的重任,培養了一大批有潛力的年輕學子,目前活躍在漢語史學界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如治中古漢語的王雲路、方一新、顏洽茂、梁曉虹,治近代漢語(敦煌語言文字學)的張涌泉、黃征、蔣冀騁,治文字訓詁的傅傑、殷寄明、任繼昉等,都出自幾位先生的門下。

1998年9月,在原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四校的基礎上合併組建了新浙江大學。以中文系古漢語、現代漢語兩個教研室為基礎,組建成立了浙江大學漢語言研究所。1999年10月,以漢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為主體,聯合古籍所等單位,組建成立了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2000年12月,漢語史研究中心正式入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心依託浙江省重點學科漢語言文字學、全國重點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和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及博士後流動站,側重於中古漢語、近代漢語及訓詁文字學研究,特色鮮明,隊伍整齊。

漢語史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事業。通過漢語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對漢語的發展歷史有比較全面深入的瞭解,洞悉現代漢語的來龍去脈,還能夠幫助解決中國古代文史哲等相關學科中存在的有關語言文字方面的許多實際問題,更好地繼承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弘揚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

中心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科研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以項目特別是重大項目為紐帶,展開學術研究。迄今為止,已經承擔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4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6項,還有多項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教育部全國高校古委會資助項目等課題研究。為了體現出成果、出人才的基地建設宗旨,展示中心成員在漢語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我們打算從今年起,在三五年內,陸續出版一套“漢語史研究叢書”,計劃共出三輯,每輯6-7種,共約20種,分批推出。列入本套叢書的,主要是中心研究人員的學術專著,也有幾篇較為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和博士後出站報告,這些博士論文或出站報告,都經過了學界同行專家的匿名評審並得到了較高的評價。叢書內容包括方言、語音、語法、詞彙訓詁等漢語史研究的相關領域。這些著作,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漢語史研究中心專職人員的整體力量,其中,年輕一代的成果,尤其值得關注。

應該說明的是,中心部分重大項目的最終成果,如《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古漢語詞彙史》、《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學》、《古代同義詞詞典》等已經或將要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出版,中心部分成員的其他成果,也已列入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出版,這些都不在本叢書的出版計劃之列。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能有幸入選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發展到今天,飲水思源,應該歸功於老一輩學者為我們打下的良好基礎,歸功於給了我們許多支持和幫助的學界前輩;中華書局願意出版這套沒有什麼經濟效益的學術著作,各位責編認真負責地幫助我們把關,令人感動。在此,謹對所有給予

漢語史研究中心及這套叢書各種關心支持的先生和朋友們，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當下社會，經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產生了很多新的問題。高校也非世外桃源，急功近利的陰影始終不散，學術環境不如人意——這些都無庸諱言。但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無論世事如何變化，應始終保持內心的恬淡，不忘對學術的追求。令人欣慰的是，在這喧囂的塵世，中心的學術同人始終執着地做着教學、科研和培養人才的工作，默默耕耘，矢志不渝，這套叢書的出版就是很好的證明。在此，我要感謝中心的每一位老師，中心的成長和發展，離不開大家的支持。當然，叢書肯定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盼望着得到學界方家的批評和指正。

方一新

2008年11月27日於浙大西溪校區

序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傳統的古漢語研究已經包括了語音、詞源、詞族等一系列問題的探索，除了通過歸納《詩經》韻部和諧聲系統來了解上古語音之外，學者們很早就利用古代文獻中的聲訓、諧聲、異讀等材料來探索同族詞、同根詞內部“音隨義轉”的音義關係。在引進西方語言學觀念之後，又提出了古漢語可能存在形態變化的假設，發表了大量的文章，經過了激烈的討論，涉及到諸如詞性的轉換、動詞的及物和不及物、內傾和外傾、使動和非使動、主動和被動、施事和受事、自主和非自主，以及人稱代詞的“格”、名詞的有無生命、名詞的小稱等等現象，對其間語音和詞彙意義、語法意義的關係研究有了許多重要的進展。但對古漢語的音義關係系統，還遠沒能夠梳理出足夠清晰的、得到共識的規律來。

近年來，隨著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深入發展，音韻學和詞彙學、語法學相互結合，漢語歷史的探索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內部構擬、與親屬語言的外部比較，以及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所觀察到的各種表示語法意義的語音交替現象，啟發人們再次考慮古漢語存在過某種類似的情形。例如古代文獻記錄的同根詞內部的“四聲別義”、清濁交替等現象中，除了區別詞彙意義之外，是否也包含著通過語音屈折（或附加詞綴）表示語法意義的現象，成了引人注目的探索課題。王月婷《〈經典釋文〉異讀之音義規律探賾》所探討的問題，就屬於這個關注已久、爭議頗多的研究領域。

月婷從2002年進入浙江大學攻讀音韻學碩士以來，就選擇《經典釋文》作為重點研讀對象，這是因為認識到《經典釋文》有著韻書、韻圖所沒有的便利，它不僅保存了大量古代語詞的讀音和變讀（七千餘字頭的七萬餘音切，所注變讀達三萬餘次），而且這些音義材料還對應著經典的原文，使我們可以把語詞放到古代語料的語境中去考察，進而了解其語音跟語義、功能以及語法意義之間的關係，最終真正突破“字”的約束、去發現具有歷史語言學意義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經過多年的努力，她的部分研究成果作為博士學位論文、博士後出站報告通過答辯，獲得了專家的好評，部分成果陸續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也引

起了學界同行的重視和討論。

單從學界的論爭和她投稿送審時間之長來看,就知道月婷現在這份研究不是成熟、完善的成果。不過,我仍認為這是一份認真求實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因為月婷這項研究從選題到寫作修改都跟我有過商討、爭論,我了解她的研究態度、研究進展,了解她為求真的自我否定和反復。因此我鼓勵她以專著的形式交付出版,為的是進一步聽到同行的批評和指教,使研究向縱深發展。

月婷的這項研究是在研讀《經典釋文》和熟悉經典的同時,逐步建立《經典釋文》及相關音韻問題的資料庫,然後在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以前的分散研究作總體觀照,嘗試從更概括的層面去揭示語音交替和意義變異的關係,探討某種語音形式在古漢語中的構詞或構形功能。其貢獻主要表現在一個重要方面,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經典釋文》中同一詞根的異讀現象所反映的意義類型提出了新的重要見解。論文提出了古漢語中可能存在由語音交替表示的達及義、完成體、敬指、被動等構詞或構形方式。特別是2007年底提出的“增項變去”的變調構詞概念,為不同範疇的構詞為何採用同樣的變調構詞手段,提出了一個相對統一的視角(例如在不及物動詞與及物動詞、內向動詞與外向動詞、一般動詞與使動詞、帶直賓的動詞與帶間賓的動詞、一般動詞與強調目的地的動詞等組中,後者往往都變讀去聲),這為在更深層次上揭示古漢語的構詞構形方式,反映古漢語的類型和特點,做出了創新性的探索。書中嘗試作出的更具概括性的構詞方式的分類,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名詞、形容詞尤其是與動詞相關的諸多問題,為進一步了解古漢語構詞構形的規律性、為推動漢語音韻、詞彙、語法的綜合分析提供了有意義的參考。

月婷這項研究重點以《經典釋文》中唇音和來母為例,已經有了一定的創獲。2008年的增訂又加入了“增項構詞”的新說。其探究中所反映出的基礎扎實,觀察細緻,考辨深入,論證合理,觀點鮮明,都表現出作者具有了較好的研究水平,出版社樂意出版這樣一部著作,或許也是對其學術價值的肯定。目前這項研究還在繼續,對於變調、清濁輔音交替、等的變化在更多例證中的情形,以及此外是否還有附加詞綴或跟附加詞綴有關的派生方式等問題,本書中還沒有展開;而本書中列舉的有關詞語的音義關係是否概括得完全準確也有待進一步檢驗。我想月婷會通過更廣泛深入的學習研究,驗證、補充或修正本書提出的某些觀點,希望通過此書的出版,更廣泛地聽

取同行專家的批評、建議和駁斥。我希望月婷能經得住學界的批評，實事求是，更上層樓。

黃笑山

2010年7月於章太炎故鄉

目 錄

導言	1
第一章 《經典釋文》異讀之音義規律詞表	7
1.1 詞表凡例	7
1.2 詞表正文	8
背(北)	8
倍	13
培	17
伏	19
副	21
包(苞袍)	24
覆	27
復(复)	31
漂	38
毛	41
封(邦丰)	42
縫	46
奉	49
把	53
父	55
鋪	58
白(伯霸)	61
縛	63
坊(防妨)	65
秉	70
旁(傍)	73

裨	77
買(賣)	79
辟	81
屏	91
平(評稱)	93
冥	98
名	106
比	109
賓	116
分	122
粉	128
墳	129
文	132
聞	135
被(披)	139
磨	148
敗	151
伐	154
編	156
飯	160
風(諷)	163
帆	167
來(麥)	169
留	174
勞	176
樂	181
量	187
兩	190
令(命)	191
累	197
率(帥)	202
論	206

離.....	209
列(例).....	213
立(位).....	214
臨.....	216
斂.....	219
第二章 幫組及來母異讀字反映出的音義規律	224
2.1 幫組異讀字反映出的音義規律	224
2.1.1 動詞內部的構詞	226
2.1.1.1 達及義構詞	228
2.1.1.2 完成體構詞	235
2.1.2 形動之間的構詞	240
2.1.2.1 達及義構詞	241
2.1.2.2 完成體構詞	242
2.1.3 名動之間的構詞	243
2.1.3.1 達及義構詞	243
2.1.3.2 完成體構詞	246
2.1.3.3 一般名動構詞	251
2.1.3.4 相關問題	254
2.1.4 被動構詞	257
2.1.5 敬指構詞	265
2.1.6 虛詞變讀	270
2.1.7 小稱音變	273
2.1.8 本節小結	274
2.2 來母字的變讀構詞特點	275
2.3 增項構詞	280
2.3.1 增項構詞的提出	280
2.3.2 非增項構詞	288
2.3.3 相關問題	288
2.4 本章小結	290
第三章 專題討論	293
3.1 造成《經典釋文》同條又音的原因	293
3.2 研究變讀構詞要區分本義與引申義	299

3.3	異讀對語流音變的反映	302
3.4	古漢語中定語動詞的讀音問題	305
3.5	變讀構詞下《周禮》“×人”之“×”的讀音問題	310
參考文獻		316
後記		323

導 言

《經典釋文》(以下若無特殊需要一律簡稱《釋文》)是一部集大成的因音辨義的音義書,唐代陸德明(約 550—630)撰。該書為先秦的十四部經書——《周易》、《古文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作音辨義,同時也辨析異文、句讀,兼及校勘。該書主要用功於注音,匯集了漢魏六朝二百三十餘家的音切,共為 7371 個字頭作音 70803 次,客觀上保存了唐以前諸經、注文字的音讀;但陸德明的目的,或在明義,《釋文·序錄》云:“先儒舊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釋文·序錄》1/2. 11^①)注的讀音不明則其意義亦不明,換言之,讀音明意義纔明。如此音義相結合,恰可借以研究古漢語的音義規律。

人們對《釋文》的關注由來已久。宋代賈昌朝十分推崇《釋文》,據之而著《群經音辨》,除了分辨同形異讀異義字,還注意總結音義規律,其序云:“一字之文音詁殊別者衆,當為辨析。每講一經,隨而錄之,因取天禧以來巾囊所志,編成七卷五門,號《群經音辨》。一曰辨字同音異……二曰辨字音清濁……三曰辨彼此異音……四曰辨字音疑混……五曰辨字訓得失。……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未箸,字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箸,字音乃重。”(《群經音辨·序》第二頁下至第三頁)第一門、第五門兼收同形字;中間三門專收同一詞的不同音義。同一詞而有不同音義,後世多稱之為異讀、兩聲各義、歧音異義、異音別義、讀音區別詞類、四聲別義、變調構詞、音變構詞,等等。清儒大都認為這種變讀是六朝經師的強生分別,為漢以前所無。如顧炎武《音學五書·音論》“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條云:“《顏氏家訓》言此音始於葛洪、徐邈。”(第 46 頁)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論《易》卦之“觀”字條亦云:“依顏氏所說,一字兩讀,起於葛洪,而江左學士轉相增益。”(第 4 頁)後來的學者大多

① 指《釋文》第一卷第二頁第十一行。

不同意這種看法。周祖謨(1945)用大量詳實的音注資料證明“以四聲別義遠自漢始，確乎信而有徵”，他還舉出以四聲變讀區別詞性、詞義而流行於口頭的若干用例，以批駁清人的“強生分別”說。其後梅祖麟(1980)、孫玉文(2000)等人又先後批駁了清人之說，指出四聲別義是上古漢語構詞的一種方式。此時人們進而關注四聲別義所反映出的音義規律，把它作為研究上古漢語語音不可或缺的材料。

這個階段的研究可以分為二大派。一派的總體特點是：認為異讀屬於語音的轉換或變換；多從《釋文》音注材料做起；認為異讀反映了詞類、詞義以及語法作用的不同。周祖謨、黃坤堯、孫玉文、王力、Downer 等皆是。周祖謨(1945:112)認為：“……藉四聲變換以區分字義者，亦即中國語詞孳乳方式之一端矣。”他依《群經音辨》的釋義，對四聲別義之用例作了分類。黃坤堯(1997:46)亦持相近的觀點，他說：“漢魏以後，異讀特多。其中一部分異讀與意義區別有關，就是變換一個字的音素(例如清濁)或聲調來區別語法或語義。”黃坤堯(1997)認為現代的語法理論和分析方法不適合《釋文》材料，所以他運用傳統的訓詁方法、以《釋文》一些具體的用例為類名，把《釋文》異讀分為“區別名詞和動詞”、“動詞異讀”、“虛詞異讀”等類，動詞異讀又分為十一小類^①，分析甚為詳盡。孫玉文(2000)採用近現代的語法術語，多從詞類、詞義的不同著眼，對《釋文》中 100 個字頭的音義關係作了詳細分析；他的主要目的在於論證變調是構詞法、上古漢語已有變調構詞。王力、Downer 二人觀點一致，但與上述諸家有所不同。王力(1957:211)說：“中古漢語的形態表現在聲調的變化上面。……在聲調轉化的許多詞當中，就有一部分詞是為了區別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而引起聲調的分化的。”既認為聲調、詞類的變化屬轉化，又認為這反映了形態。在取例上，王力多參考《群經音辨》及《廣韻》。Downer(1959)對《釋文》材料用功甚勤，在音義關係的分類上也有較多突破。就總體來說，這一派學者多從材料做起(或依《釋文》或依《群經音辨》)，做法較為穩妥，尤其是黃坤堯，堅持對《釋文》音義作實事求是的、原生態的描述。但現代語法觀念、傳統訓詁的影響是深刻的，他們在理論的探討上似稍嫌謹慎。另一派則認為異讀是上古漢語形態的反映。可以據具體操作方法把他們分為兩組。一組以周法高為代表，他是從具體材料出發的。他(1962:5)說：“……所

^① 黃坤堯《經典釋文動詞異讀新探》分動詞異讀為十三類，後作《音義闡微》將有關形容詞兩類移入“區別名詞和動詞”項中。

謂‘音變’，是指語法(形態方面)的音變。……語法的音變……例如‘man’是人的少數，……‘men’就成了人的多數了。……在中文裏頭比方有‘長’，送氣、陽平，是形容詞；‘長’不送氣、上聲，是動詞。”從此觀點出發，他匯集前賢做過的材料，重新進行分析、歸納和分類，是一位集大成者。另一組以金理新爲代表，他視野開闊、思維活躍，在理論上頗有創新；他對異讀的類型，甚至異讀所反映的形態的類型都有討論。然而他不是從基礎材料做起，而是找《釋文》甚至《廣韻》材料來支持他的觀點。這種做法有點冒險。

由上可見，衆家討論的重心是異讀反映了怎樣的音義規律，爭論的焦點是古漢語有沒有形態；在具體做法上，或從材料出發、或是理論先行。從材料出發者大多拘於時代、受既有語法觀念的束縛，缺乏新理論的觀照；在具體的音義關係分類上，各家分歧也比較大。而理論先行者缺乏可靠的、堅實的材料基礎。此外從材料出發者對《釋文》材料的分析仍然不夠。他們大多依據《群經音辨》的成說，而《群經音辨》與《釋文》多有不符，這就使得音義規律的研究打了折扣。因此，有必要對《釋文》材料重新分析、研究。如果從中發現了大批的、有某種傾向性的音義規律，恐怕就祇能認爲古漢語是有形態的了。

首先我們建立《釋文》數據庫，使字頭、《釋文》音義、經注原文相匹配。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從橫向、縱向兩個角度對詞條作全面、系統地把握，可以排除個別用例對音義關係的干擾，可以較容易地從紛繁的音注中理出某一字頭的音義配合關係。然後從中抽取兩個極端——較少涉及詞頭的幫組字以及涉及詞頭較多的來母字，作爲目前的重點研究對象。我們對 60 餘字頭在《釋文》中的表現作了詳細的分析，包括各類音出現的次數、切語的數量、同條又音的原因以及各類音的意義。這樣做是爲了使總結出的音義規律更具可靠性。有時爲證明某一字頭的某種音義關係確實存在，也採用《史記》、《漢書》的音注用例。此外，我們還把某一字頭在《釋文》中的音義關係，與它在《玉篇》、《廣韻》、《集韻》以及《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中的情況相比較^①，借以觀察各種處理方式的不同以及讀音的演變。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釋文》有如下音義規律：(1)指稱事物的稱謂、描述事物的狀態、陳述事物的動作者讀非去聲，是基本詞；這類詞變讀爲去聲，表示施加到其他人、事、物的動作，強調達及義，可以稱之爲達及義構詞。其滋生詞總

^① 《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字典》、《大詞典》。

比基本詞多一價^①，所以又可以稱為增項構詞^②。該類構詞的範圍很廣，既有動詞內部的構詞，又有形動之間、名動之間的構詞^③。動詞內部的達及義構詞主要有以下五類：一般動詞與使動詞之間的構詞（如“飲”）、內向動詞與外向動詞之間的構詞（如“買賣”）、帶直賓的動詞與帶間賓的動詞之間的構詞（如“遺”）、一般動詞與強調目的的動詞之間的構詞（如“奔”）、不及物動詞與及物動詞之間的構詞（如“語”）。形、動之間的達及義構詞，如“勞”：形容詞指辛勞，達及義指給辛勞者以撫慰。名、動之間的達及義構詞，如“被”：名詞指寢衣，達及義指覆蓋。我們認為這條音義規律是真實存在的，去聲也確實有達及義。去聲的這一功能在比較“家”的兩個滋生詞——“居”（非去聲）與“嫁”（去聲）時可以看得很清楚（詳見 2.1.1.1 之五）。此外，動詞內部還有以清聲母表示達及義的用例，如：“字”，從母去聲，不及物動詞，指生孩子；“子”，精母去聲，以……為子，強調達及義，如《禮記·中庸》“子庶民也”。而名、動之間有以濁聲母表示達及義的用例，如：“干”，見母平聲，名詞，盾也；“扞”，匣母去聲，及物動詞（強調達及義），衛也，如《書·文侯之命》傳“扞我于艱難”。（2）一般動詞讀非去聲或清聲母，是基本詞；變讀為去聲或濁聲母，則表示動詞的完成體。完成體又可以引申為名詞、形容詞。因此就詞類而言，完成體構詞存在於動詞內部、動名之間以及動形之間。動詞內部的完成體構詞如“過”：見母平聲為一般動詞，義為經過；完成體讀見母去聲，“既過曰過”，如《禮記·學記》“時過然後學”。動名之間的完成體構詞如“陳”：澄母平聲為動詞，排列也；“陣”是由其完成體引申而來的名詞——行列也，讀澄母去聲。動形之間的完成體構詞如“分（貧）”：“分”，非母平聲，動詞，別也；“貧”是由其完成體引申而來的形容詞——既分則貧，讀奉母平聲。（3）一般動詞讀非去聲或清聲母，變讀為去聲或濁聲母則表示被動。以去聲表示被動的用例如“使”：生母上聲表示主動，有“命令、派遣、讓”之義；生母去聲表示被動，有“被命令、被派遣”之義。以濁聲母表示被動的用例如“見”：見母去聲表示主動，義為看見、看到；匣母去聲表示被動，

① 此“滋生”涵蓋了派生、交替、屈折等。前賢時彥或籠統稱“派生”，本文在引用、引述時不作更改。“滋生”說沿用王力（1982：46），指古漢語通過變讀以製造新詞這一現象，其新詞即為“滋生詞”。

② 增項構詞是與非增項構詞相對的概念，達及義構詞是與完成體構詞、敬指構詞、被動構詞等相對的概念。

③ 我們所說的構詞，是指通過變讀以改變一個詞的語義或語法屬性的現象。它也可能屬構形，或部分屬構詞、部分屬構形，目前尚不確定。我們祇是暫用這一術語。下同。